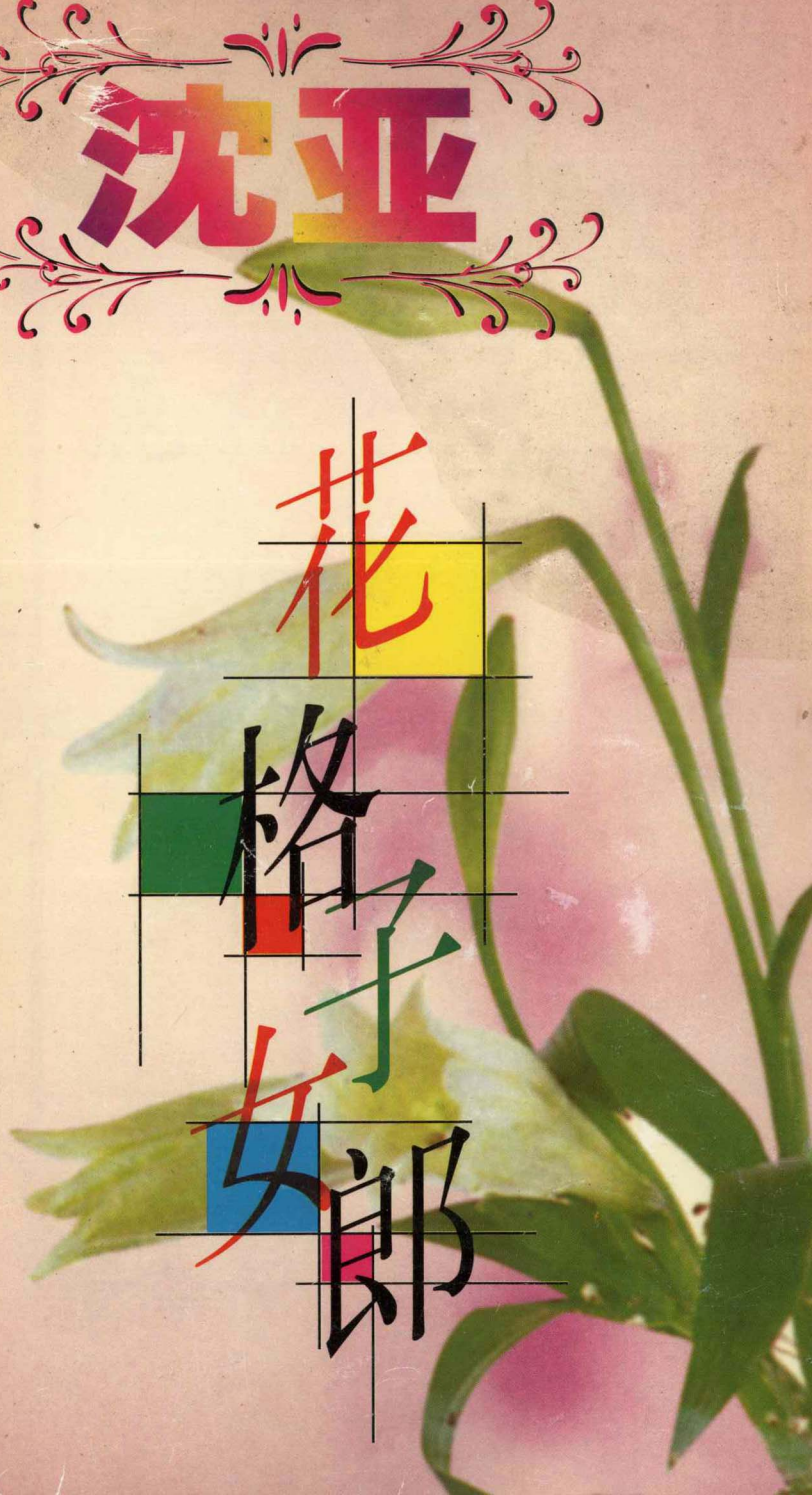


台湾

沈亚

花 格子 女郎



沈亚的木

天使也动容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floral motifs at the corners and midpoints of the sides, enclosing the text.

花格子女郎

(台湾)沈亚 著

真知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刚

封面设计:符晓笛

沈亚作品系列
花格子女郎
(台湾)沈亚 著

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8-1731-0/I·1691 定价:8.80 元



医生耐心地拿着一张红色的卡片放在她的面前。“告诉你你有什么感觉？红色在你的心里代表什么？”

她看着那张卡片好一会儿之后，微微摇头。

“不喜欢吗？”

还是摇摇头。

“那是什么？想想看然后告诉我。”医生耐心地微笑着。

“没关系，不会有人听到我们说悄悄话的！”

她考虑了几秒钟之后，终于张开嘴，简单地吐出两个字——“飞扬。”

“飞扬？”医生很高兴地笑了起来。“啊！我知道，红色像飞扬一样是吗？”

她点点头。



“那这个呢？”他再度拿起一张黄色的卡片放在她的面前。“黄色代表什么？”

这次她连头都不动了！

医生试了好一会儿之后，才有点失望地放弃。“没关系，我们下次再试试看好了。”他放下卡片，慈祥地注视着她美丽但苍白的面孔，心里有一丝黯然！这个中国女孩或许是他这一生中最想治好的病人之一，可是他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绕月？你知不知道你看起来越来越让人心痛了？我们已经持续了一年，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让你快乐……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打开你的心门？才能让你开口说话？”

绕月什么话也没说，她只是低着头把玩着自己的手指，对外界的一切一如往常一样显得漠不关心——

医生无奈地叹口气之后，走出治疗室；阿诺正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等待着，一看到他出来，阿诺的眼睛立刻闪出希望的光采。“怎么样？”

“飞扬。”医生苦笑。“今天她只说了这两个字。”

阿诺失望地垂下眼。“还是没进展……”

“耐心点，比绕月严重的病例都有痊愈的纪录，我相信绕月并不是无药可救，而是心理上的障碍还无法克服。”医



师安慰地拍拍他的肩。“其实我觉得绕月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治疗,而是更深层的心理和感情上的治疗。”

阿诺无言地垂下眼,表情有些苦涩。难道他所做的并不包含“心理层面”和“感情层面”?他所能做的努力全都已经做了,可是绕月却依然什么反应都没有!

他究竟要怎么做才能再度打开绕月冰封的心?

医师无言地摇摇头,看了他好一会儿之后才缓缓地开口;“进去吧!她还在等你呢。”

阿诺苦笑。绕月是不会等他的,若说她真的在等待什么,那只能说她等的是冷若磊——或许这正是他所有努力都没效用的原因,因为他不是冷若磊。



“克司勒”家族在美国的确不能算是最顶尖的富豪世家,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名下的企业却足以使很多人艳羡!

老克司勒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阿诺排行第三。他上面有两个哥哥,下面则还有两个妹妹。在众多的兄弟姊妹之





花格子女郎

中，他并不是最特别、最受宠的；对于这一点，阿诺并不在意。如果可能，他大概连家都不想回，偏偏老克司勒在老年的时候却极度专制地要求他所有的子女都必须回到他身边。

可笑的是，对于他的某些子女来说，他的要求显得有些多余。

由于老克司勒显然来日无多，所以他的子女们当然都围绕在他的身边；理由可想而知并不是所谓的“孝道”，而是遗嘱。老克司勒的财产还不至于多到能平分给五个子女而让他们个个都能成为举世闻名的富豪；其中总有些是会少一点，而受宠者自然也就多一点。

至于谁多谁少，那可就不得而知了。

老克司勒的脾气以古怪闻名，没人知道他心里究竟真正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谁也没把握能成为他遗嘱中最大的受惠者。

竞争和尖苛的批评就这样在克司勒家族中一幕又一幕地不断上演着……

他们都希望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击败对方，然后得到全部的财产。



当大门打开的时候，阿诺的脸上并没有愉悦。从进这个门开始，他就怀疑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怎么可能会有任何快乐可言？！

似乎从有记忆开始，这个家所代表的意义便是冰冷。尤其母亲过世之后更是变本加厉！这个家只是个没有感情的城堡，禁锢着他们每个人的心——

“回来了？”克司勒家族长子的妻子南西温和地迎接他们进门，阿诺点点头，算是回应她的话；南西是全家所有的人里待他和绕月最温和的一个。

这并不令人意外。如果他长年住在这个地方或许也不会有比他们更好的反应；谁会喜欢一个大部分时间都不存在的兄弟在这种敏感的时刻突然出现？

“绕月好一点了吗？”南西关心地问着。

阿诺无言地摇头。她轻轻地叹息。“没关系，我相信她总有一天会好的。”

他再度点点头：“他们在吗？”

“都在大厅里。”南西低声说：“我劝你还是带她从后面走吧，凯琳也在里面。”

阿诺思考了几秒钟之后，坚决地摇头。“她总要习惯





的。绕月将是我的妻子，将来她们有很长的时间要相处，我不希望绕月在这个家里活得像个隐形人一样。”

“可是……”

“啊！你们回来了。”他的第二个嫂嫂突然笑咪咪地出现在南西的身后。“从医院回来？”

“是的。”

凯琳那双冰绿色的大眼睛故作天真地将绕月从头到脚打量一遍。“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改变嘛！是不是，亲爱的？”

他的二哥雷蒙没听见似的继续埋首在他的报纸后面。

阿诺镇定地握着绕月的手穿过客厅准备上楼，坐在沙发后面的老克司勒眯着眼睛打量他们，几秒钟之后突然开口：“等一下，过来让我看看。”

他们都有些意外。打从阿诺回来之后，老克司勒和他说过的话大概不会超过十句！对他所带回来的女孩子似乎也当不存在似的；一年过去了，他却突然决定要看看儿子？

阿诺讶异地回头。“看谁？我吗？”

“废话！当然不是你！我已经看了你一辈子了，还有什么好看？我说的是你身边那个老是不说话的女孩子！”老克司勒不耐烦地说着。



“她不是不说话，爹地，她是不能说话，你没听说过自闭症吗？”凯琳冷笑。

“绕月不是不能说话！她是——”

“我说叫你带她过来！”

阿诺忍住气，将绕月带到老克司的面前。

克司勒细细地注视着眼前娇小的东方女孩；她到他们家快一年了，他几乎没听过她说任何一个字！他喜欢她，她比起他所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要来得安静——至少比起他家里的这些女孩子她是安静得出奇！

他常常在背地里偷偷观察这个女孩。她总是在以为没人看见的时候微笑，对着花草或鸟儿说话，她可以说话，问题是她为什么不对“人”说话？“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

“我问你了吗？”他瞪了儿子一眼。“我在问这个孩子！”

阿诺闭上嘴，却不由自主地将绕月往自己的身后藏。老克司的样子会吓坏很多人，他不希望绕月被他吓坏了？

“你干什么？”老克司不悦地推开他。“滚开！我在对她说话！”

“那就看起来像是在说话的样子！”阿诺气愤地面对他



的父亲。“绕月的胆子很小,你不要吓她了!”

客厅里的人显然都有些错愕!凯琳那张冶艳的面孔却微微冷笑;老克司勒什么时候能容忍别人这样对他说话?

老克司勒愕然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在这个家里,这是第一次居然有人敢反抗他的权威!

“诺奇!”南西紧张地轻声叫他。“向父亲道歉!”

“不必了!”老克司勒粗嘎地挥挥手,竟然不自觉地降低了声量——“那你让开行不行?你挡着我,我怎么和她说话?”

诺和凯琳不能置信地眨眨眼,是他们听错了?

克司勒不耐烦地瞪他。“我说‘让开’!”

他果然让开,绕月正茫然地注视着四周,她的视线移到老克司勒的身上,有些好奇似的注视着他。

“你叫什么……呃……”他小心翼翼地清清喉咙,用最小的音量——“你叫什么名字?”

绕月愣愣地看着他那侧着头的样子,像只好奇的可爱小鸟!

老克司勒不由得笑了笑。“小鸟儿,你叫什么名字?”

“绕月。”绕月突然也笑了。





阿诺不可思议地注视着父亲和绕月，他们居然在“说话”？！

“‘绕月’？”克司勒笨拙地学着她的中文声调。“什么意思？”

绕月微笑着用手比比天上。“绕着月亮旋转。像绕着地球的卫星一样，我绕着月亮。”

克司勒理解地点点头，竟笑了笑。“中国人所取的名字真有意思！”他拉着她的手坐下来。“多告诉我一些你的事。”

绕月没回答，她的注意力集中在他那把大胡子上，用眼神好奇地抚摸那把胡子。

克司勒撇撇嘴。“好玩？”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孩子面前很可能像个填充玩具。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胡子上。“可以让你摸摸看，不过不可以拉。”

他们全都愕然地注视着那一老一小若无旁人的对话。

绕月真的小心地碰碰那把胡子。“是真的吗？”

“当然！”他很骄傲地点头。

绕月也点点头，然后出奇不意地用力一扯——

“哎哟！”

“绕月！”阿诺吓得跳起来。“不可以！”



老克司勒眼泪都掉下来了!“没关系!没关系!”他边揉着痛处边苦笑着挥挥手。

绕月眨眨眼睛。“是真的哩!会痛的!”

“呵!原来她不是自闭症,她根本是个白痴!”凯琳阴冷地注视着他们。一年前,当阿诺带着这个女孩子回来时,她已经知道绝不简单!这一切不过是阿诺所安排,伪装的!他的目的只是要得到老克司勒的同情而已!

“你住口!”老克司勒生气地叫了起来!可是一叫又立刻想到绕月,于是连忙降低音量看着绕月。“我不是骂你。”

绕月竟然微笑。“我爸爸也常常这样鬼吼。”她说,还俏皮地比比手势。“他可以吼得比你还大声!不过我知道他没恶意的,就像你一样。飞扬也会吼,很生气的时候。还有妈妈,他们都会鬼叫。”她说,快乐地笑了起来。“他们都会一样会大吼大叫的,海冀还说我们家的人除了我之外没人会说话,他们只会吼叫。”

阿诺几乎落下泪来!一年来绕月所有说过的话加起来还没有此刻说的多!

“我还以为你不说话的呢!”老克司勒惊异地笑了。“怎么原来你不只看起来像小鸟,说起话来也像小鸟啊!”他很





花格子女郎

开心地拉着她的手站了起来。“走！我带你去看我的宝贝！”

“爹地！”阿诺紧张地叫了起来。“绕月她——”

“罗唆！”老克司勒不耐烦地瞪他。“我又不会把她吃掉！等一下就还给你了啦！”

“可是……”

他话还没说完，老克司勒已经拉着他的小朋友进了书房——那个即使连女仆都不准进去打扫的地方！

“很高明的手法啊！诺奇。”凯琳冷笑着说道：“等了一年，终于还是被你们等到了！”

阿诺眯着眼，蓦然回头——“什么意思？”

“你那只可爱的小鸟啊！”她一脸不屑。“这不就是你所想要的吗？利用她来亲近爹地，然后得到遗产！”

“凯琳！”她的丈夫低声吼道。

“我说错了吗？”她生气地一把扯掉丈夫的报纸。“你就只会叫‘凯琳’！当初你为什么不会像你亲爱的兄弟一样叫我装成白痴或什么的？没用的东西！”

“小心你的用词。”雷蒙阴沉地警告着。“我的耐心有限！”

阿诺翻翻白眼，这种情况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他转



个身打算上楼——

“等一下!”凯琳没打算放过他。“你不要以为你赢了!老家伙的脾气怪得很!现在你的小宝贝只是短暂的得到他的注意力而已,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很快的,他就会厌倦了!”

“那很好啊!不是正好如了你的心意了吗?”阿诺简单地回答,然后上楼,连听都不想再听到任何一句话。

阿诺上楼后,凯琳转个头正准备对自己的丈夫发作,却被他凌厉的眼神所震慑!

“我警告你!如果你再表现得像是肥皂剧中那种苛刻尖酸、不择手段的女人,那么,不管我能不能拿到遗产,都不会再跟你有任何关系了!你懂不懂?!”他压低了声音,阴沉地说。

“你说什么?!”凯琳蓦然跳了起来!“我这是在帮你——你——”

“这种帮忙我一点也不需要!你不知道你有多讨人厌吗?”他冷冽厌恶地瞪着她。“你看起来就像个无知而且贪婪的可怜女人!你让你自己像个傻瓜!同时也让我变成一个没大脑傻瓜!”



花格子女郎



老克司勒最珍贵的宝贝是一本锁在书柜最下方的大相本。他和绕月窝在特别定做的超大沙发里细细地翻阅着那一大本相片，他如数家珍地细说着每张相片的由来和当时的背景——

他妻子的相片不多，但却每一张都让他眼眶湿润。

“她很美啊！”绕月由衷地说着，相片里的红发女郎有一脸雀斑和一双和阿诺一模一样的蔚蓝色大眼睛。从一般的角度看来，她实在称不上美丽，但是她脸上善良纯真的笑容却有那种令人忍不住想再多看一眼的引人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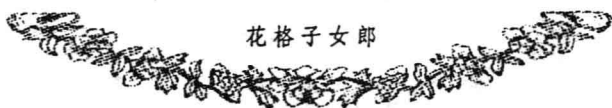
“是啊！她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女人。”老克司勒点点头，感叹地说：“如果她现在还在，一定还是像以前那么美……”

“你很想念她。”绕月同情地看着老人眼里的微湿。“你们一定和我爸爸妈妈一样相爱。”

“他们很相爱吗？”

绕月笑了笑。“他们每天都吵架，可是只要一天不见面就全都疯了！”





他微笑。“是啊!那也是相爱的一种方式。”

绕月静静地看着相片上的女子;他小心翼翼地翻到下一页,似乎怕太用力而把相片弄坏了似的。“这是诺奇和他哥哥妹妹们夏天在海边拍的照片。那时候诺奇七岁,一天到晚都想飞,连在海边也一样,我得雇好几个保镖才能防止他从岩石上不要命地跳下去!”

“为什么你不自己看着他?”

老克司勒微微黯然地垂下眼。“那时候我不知道孩子们原来是会长大的,我以为他们可以等到我有空的时候……”他说着,突然抬起头来注视着她。“你喜欢诺奇吗?”

绕月点点头。“喜欢。”

“那你会嫁给他吗?”

绕月想了想之后摇摇头。

老人似乎有点意外。“你喜欢他不是吗?”

“我也喜欢你,可是我不会嫁给你。”绕月理所当然地说:“我要嫁给若磊。”

“若磊?”

“我宝宝的爸爸。”

老克司勒吓了一跳。“你有宝宝?”

